

世间桃源

快不过命运之手

逛商店○说家家具

戒酒○下厨房

收藏○动了一回心

棋牌乐与胜负心

浓妆淡抹总相宜

胖与瘦○不懂名牌

写信○做嘉宾

好了伤疤忘了疼

做做梦也好

贪看无边月



范小青

贪看无边月

dang dai ming jia san wen sui bi xi lie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范小青

贪看无边月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贪看无边月

作 者：范小青

责任编辑：黄小初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漕彩印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120,000 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805-X/I·768

定 价：7.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随谈我自己	(1)
贪看无边月	(6)
做做梦也好	(10)
好了伤疤忘了疼	(13)
做 人	(16)
写 信	(19)
做嘉宾	(21)
胖与瘦	(24)
浓妆淡抹总相宜	(27)
头头是道	(30)
不懂名牌	(34)
走 路	(37)
我与体育	(41)
棋牌乐与胜负心	(47)
抓住健康	(52)
闲聊医药	(55)

收 藏	(57)
动了一回心	(60)
戒 酒	(64)
过年，过新年	(68)
下厨房	(71)
逛商店	(74)
说说家具	(76)
快不过命运之手	(82)
说不清楚	(85)
想 像	(88)
世间桃源	(91)
铁姑娘	(97)
朋 友	(99)
来 客	(102)
一只电话	(105)
一点点温情	(109)
出门在外	(112)
我家保姆	(117)
鸟语花香	(122)
坐火车	(129)
人在江湖	(132)
千虑一失	(135)
习以成性	(139)
东南西北客	(142)
乡 下	(145)

老师的微笑·····	(148)
母校的回忆·····	(152)
远山近水·····	(155)
古街漫步·····	(161)
看海去·····	(165)
水 果·····	(168)
吃的与唱的·····	(173)
室内装璜·····	(178)
怀念什么·····	(182)
花开花落·····	(186)
设置障碍和跨越障碍·····	(190)
相信自己·····	(192)
感觉之于文学·····	(195)
创作拾零·····	(199)
清 唱·····	(205)
几种读法·····	(209)
无法摆脱·····	(212)

随谈我自己

在我小的时候，曾经拿脑袋去撞过苏州街上的石子，但是这件事却完全不符合我的主导性格。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的主导性格下定语，而更多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一有风吹草动便夹着尾巴做人，即使风平浪静，也常常居安思危，庸人自扰。惭愧的是这种忧患意识，似乎并非出自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而仅仅是自身的一种保护屏。所以我想我是绝对不可能拿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子的，不管是温柔故乡的石子，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的石子。不过石子撞了我的脑袋确是事实，结果是这样的，我从地上爬起来，我说：“姑姑，阿有血。”何止有血，还有一个窟窿！

这个被我叫作“姑姑”的人，其实不是我的“姑姑”，而是我的哥哥，也就是现在许多朋友所认识的在《钟山》编辑部工作的范小天。顺便说一下，把“哥哥”叫作“姑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一个口音问题或者算作方言问题，在这里我再一次为我们的兄妹关系正名。但

是我相信今后仍然会有许多朋友对我说“你弟弟”怎么怎么，这只能归功（归咎）于他的性格和长相。小天的性格的主导性，这在我6岁或7岁也就是撞破了脑袋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飞奔而去，神速归来，并且叫回了一辆三轮车。然后就是我母亲拥着我坐上三轮直奔医院。据母亲后来回忆，到了医院，上了手术台，医生拿一块纱布盖住我的头，留出一个孔，那正是我脑袋上的“冒血”的窟窿。母亲后来说我真像一只眼睛，她一看到眼睛，就晕过去了。

母亲能说出许许多多关于我们兄妹小时候的故事，我后来对于孩童时的记忆，大部分来自母亲的讲述，但是母亲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了，还有我的外婆，她在我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到我们家来了，我曾经被她怎样地疼爱、偏爱、溺爱过，我是很难写出来的。我总觉得我的母亲和外婆去世太早，这是生活特意留给我的终身遗憾。我并非是要借此悼念我的亲人，我想说的是在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是懦弱的母亲和善良的外婆塑造了我。后来我长大了也是这样。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当然在三十多年中总会有一些转折，这是难免的。第一次转折算起来应该是在1966年，但1966年这是千百万人经历过的，也是千百万人阅读过的故事。那年我11岁，11岁的事情在此不赘。到了1969年的冬天，我想这也许可以提一提，我记得那年冬天，有一艘小船载着我们全家从城里到了乡下。我们做了几年农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所农中，以此为题材后来我写过一

些小说，复设班，一间草屋，一眼土灶，一口大锅，门前就是运河，运河上的船只，很奇怪贫困落后也会是一种诗意。

后来我在县高中毕业，又到另一个地方插队。那已经是1974年。如果能够确认我的主导性格是被动型的，那么，就在1974年以后，有几年时间，我的性格中似乎出现了另一些成分，有了闪光的，鲜亮的色彩，我可以说那时候我确实无愧于铁姑娘队员的称号，在寒冬腊月光着脚下河挖泥，在三伏酷暑从早上3点做到夜里10点，究竟为了什么，现在似乎难以说清。我曾经领导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威风了一大片的地方（但是我自己从未上台唱过一支歌，演过一段戏，直到现在我仍然不大会跳舞，这也许是我的主导性格所致）。

我曾经不要命地干活，后来终于倒下了，伤了腰。到现在我早已记不清当时的情景，我只记得后来辗转在苏州老阊门的一个角落找到一位推拿老医生，请他治疗。在这期间，我开始在小笔记本上写我的“长篇小说”，写红卫兵与走资派斗争的小说，当然这是不可能写成的。在这前后，我还写了不少古体诗词，在每一首诗中加入一些极为冷僻的古字，比如我写道：东隅未爽蟾宫映，辽囿还宁泛早舟，湓现狼烟升比陲，歎时浩气贯牛斗……

现在如果不翻古汉语工具书，我恐怕解释不清这是什么意思。我留在记忆中的事，好像大多与写作有关，是否可以证明我和文学有一点缘份，这我就不敢说了。

在1977年底，我参加改革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被

江苏师院（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录取，考入这所学校，与我当时的志向是有一些偏差的，但是在代表全校新生发言的时候，我的心中无疑涨满着对未来的自信。四年的大学生活，自己总以为是喜怒哀乐，五味俱全，但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关键这四年为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打下了较为重要的基础，一是事业，一是爱情。收获最大的，我觉得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我的热情、智慧、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以至于基本上是彻底地转向了文学，这应算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我从大二开始写小说，大三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已有10年了，其中留校任教有三年时间业余写作，1985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我可以这样说，对写作的兴趣，同时也令我困惑和不安。

现在在我的内心，有一种畏惧，是对人生，对命运，对社会，还是对他人，我说不清楚，我感觉到这是一种宁静平和的畏惧，我想这种畏惧是文学给我带来的。

评论家说我笔下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这是不是作者的写照呢？这不是。我愿意在我的脸上永远浮着平和的微笑，但这不可能。和友人相聚，以酒助兴，兴之所至，满嘴“感情深，一口闷”、“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豪言壮语、胡言乱言，三分酒意，七分忘形，哪还有什么平和的微笑；6岁的儿子顽皮之极，面对他的种种“劣迹”，或者面对他的大胆设想新奇创造，只有无可奈何的苦笑。

评论家接着说，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

“众生之悲”。我忧伤吗？我快活吗？我不应该忧伤，朋友说我运气好，我是一个宠儿。如果我忧伤，则忸怩作态。所以我并不忧伤，但我却畏惧。

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是记住我的外婆和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欺人是祸，让人是福。

贪看无边月

学中文的老同学到合资企业高就，做了办公室主任，失去联系多年后突然打个电话来，道，啊，你还在老地方住呀，我说我为什么不在老地方住，道，以为你早进了什么小别墅呢，所以一直不敢按老电话给你打，我说，为什么以为我住进小别墅呢，那边啊哈一声，真是意在其中呢，接着又说，到我们公司来看看，我派车接你，又一声善意的笑，道，对了，也许你已经有了专车罢，我无话，便也啊哈一声，再聊几句，挂断电话，老同学的玩笑便在心里引起些想法，也是正常罢。



若现在有人问我，你向往什么，我坦白地说，我向往花园洋房小汽车，丑不丑吧，我想大概也没有什么丑的，时代毕竟不同，向往物质的东西正是顺应潮流呢，总不能再去向往往茅草棚，写过一篇走路的文章，一些朋友告诉我有多多同感，切磋交流一番，发现多半是愿意有车坐的，并非自愿安步当车，安步当车只是无法之法，因此觉得，人有向往，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向往的东西，不能从天上掉下来，这大概不用怀疑，得自己去努力，也许你真的就能努力出一些东西来，喜出望外，又或者你努力了却根本一无所获甚至失去自己原来的一些什么，又有些垂头丧气，其实，这没什么，得到了也不必太快活，因为这东西恐怕原来就该是你的，失去了亦不必很懊丧，既然能够失去，也许它根本不属于你罢，大概早晚得离你而去，像我这样的人，本来只是拿支笔写写文章，后来革命了，换上电脑，也是最低档次的一种，只要能打出中国字来就行，外文我不识，打出来也没有用。有许多作家喜欢玩电脑，我却不，是不敢玩它，我的要求实在不高，只要能出汉字来，我就感激涕零，敬若神明，不敢玩，这样写写弄弄，日子也挺快，转眼快要不惑，该不惑时却偏有了许多疑惑，就比如我的向往，我怎么就向往起花园洋房小汽车了呢，我是不是该朝着我的向往去努力呢，我写文章能写出我的向往来么，怕是不能呀，除非稿酬成十倍成百倍地翻番，怕也是不能，或者就放弃多年的写作，做我的向往去？怕是更不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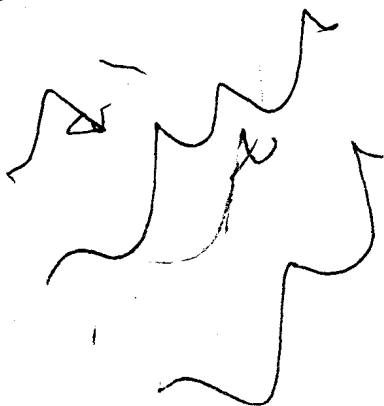
于是躲在自己小屋里把自己嘲笑一回，道，做什么大头梦，乖乖地写你的文章吧，破文章也罢，臭文章也罢，自己闻着挺香就好，值钱也好，不值钱也罢，能挣几个是几个，总比没有的好，别再向往什么物质了，别把自己是谁都向往没了，不料一日京都来两朋友，举着酒杯就说起流行话题，道是如今在京城，管有文化没钱的称大爷，管有钱没文化的称大款，又管既有钱又有文

化的称大腕，这说法虽不无偏颇，却也让人耳目一新，此时我亦三杯下肚，豪气顿生，道，我们都做大腕便是，众大笑，忽地笑醒我，一想，天，折煞人了，大腕，那可是金字塔尖上的一块，人中之精，人精呀，芸芸众生，人精到哪里去觅，凤毛麟角的，掂量掂量自己，人精你做得起么，做不起，得，不做也罢，即便想做个大爷，也是你随便能做得的么，一付臭皮囊里又有几多文化什么的呀。

从前的人说，无欲则刚，其实，人岂能完全无欲，说的只是，适可而止，熊掌和鱼你就选择其一吧，有其一也已经够好，两者都要的人当然也不是没有，但你能和他比么，不能，就靠边站站，且靠边站得心平气和，两者都无的也是大有人在，忽然就想起我的外婆和母亲，去世了，什么也没有，或者什么都有了，想像她们都是瘦骨伶仃模样，连带着想自己老起来也该是这模样，也许还孤苦伶仃，若有千金，又能买个什么，买个不寂寞么，买不到的，还是留支笔罢，或者那时电脑也打不动了，笔也举不起来，但是想着临到老来，还能有自己的破文章作伴，心中真是有些安慰的呢，重读它一回两回三回，似读自己人生，笑笑，哭哭，也挺好，人谁能不老呀，现在说老也许还早些罢，但是有些东西与年龄无关，人不能什么都要，你试试看，什么都要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这不是我自己的体验，但我一直这么想，也许金玉良言，也许屁话，我自然也愿意世界上的好事样样都让我一人占全，但是做不到，就罢，活得也挺滋润，什么都想要，太

累，要不到，气恼，伤心伤肝伤等等等等，要到了却又等于什么都没有，何苦来着。

想到一句话，贪看无边月，失落手中珠。



做做梦也好

中医看看我的气色，说，不用把脉，你是血亏肾虚，主要症状有什么什么，他看我点头，又矜持一笑，说，你梦多。

我梦多，是的。

昨夜里又做梦，梦见我是一名勇敢机智的警察，持枪追敌，特英勇，虽案情复杂，却被我一一迎刃而解，自我感觉特棒，一梦醒来，回味无穷。从小对警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崇拜，又在电视电影中看多了警察形象，或英勇无比，或机智过人，恨不能自己也如他们一般动作潇洒气势非凡地捉拿几个歹徒归案才好。其实像我这样，平素里胆小怕事，见人在街上吵架，心里也会抖起来。在夏天的时候，常在街边看到卖西瓜的主，手持利刀一把大声叫卖，我便离去远远。又常见报上载某人遇到危险，众人围看却无人上前解救，或者歹徒手持水果刀一把上车打劫众人乖乖交钱交货此类事情，心中也是愤愤不平气血翻涌，恨不得自己就能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其

实一旦到了那种状态之下，恐怕先就抖得站立不住也是可能的，于是像我这等人，也只能在梦里做次把警察逞些威风。也许因为醒着的我太不浪漫，或者不敢浪漫，于是我常常做许许多多的梦，好痛快，好潇洒呢……真的，做做梦也好。

平日里我不是一个善辩的人，但是到了梦里，常常据理力争，滔滔不绝，把口才发挥得酣畅淋漓，痛快无比，并且经久不忘。或者我常常思念我的逝去的外婆和母亲，我便在梦里见到她们，或者我梦见我疾走如飞……我梦见许许多多我愿意见到的事情。

研究梦的人很多很多，我不研究梦，也不懂梦，我不知道梦对人的生理心理是有益还是有害，我只是想说，人能够做做梦也是好的。

如果我做一个好梦，醒来的时候满心眼的幸福，满嘴的余香，我会觉得这世界真好，连梦都是好的，世界能不好吗？如果我做了不好的梦，醒来的时候虽然心有余悸，但我更觉得这世界真好，梦虽然可怕，但是生活不是梦，真是值得庆幸。

我们在梦里做我们平时不做的事情，我们在梦里说我们平时不说的话，我们在梦里见我们平时不见的人，梦能给我们振奋，梦又能帮助我们痛定思痛，人能够做做梦，真是件好事。有梦的夜比无梦的夜丰富，有梦的早晨比无梦的早晨更具活力，有梦的人生比无梦的人生更有意义，美梦也好，恶梦也好，有梦的世界比无梦的世界好，这是我的想法。